

00128
华中师范学院

中国古典文学

函授教材

第五册

华中师范学院函授科编印

1958.7.

PDF

第三章 明清文学(下).....(1)

第一节	水滸傳.....	(1)
第二节	三国演义.....	(16)
第三节	吳承恩和他的西遊記.....	(30)
第四节	金瓶梅.....	(48)
第五节	三言二拍.....	(52)
第六节	蒲松齡和他的聊齋志異.....	(71)
第七节	吳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81)
第八节	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	(96)

第四章 鴉片战争到五四时代文学.....(171)

第一节	鴉片战争至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171)
第二节	近代小說繁荣的原因及其概況.....	(174)
第三节	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文明小史”.....	(184)
第四节	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恨海”.....	(190)
第五节	曾朴的“孽海花”.....	(198)
第六节	林紓的翻譯小說.....	(203)
第七节	近代散文的变化和发展.....	(205)
第八节	康有为、譚嗣同、梁启超的“新文体”.....	(207)
第九节	章太炎的学术文和政論文.....	(212)
第十节	近代詩界革命运动及其作者.....	(215)
第十一节	黃遵宪的詩.....	(218)
第十二节	近代的詞曲和地方戏.....	(223)
第十三节	王国維的文学批評.....	(230)
第十四节	小結.....	(236)

第三章 明清文學下

“水滸”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它描写的是我国十二世紀一次农民起义运动。尽管这次运动的最后是失败的，但它給予我們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寶貴的。作者在本書中，不僅成功地創造了許多农民革命英雄形象，而且他深刻地刻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嘴臉；穿插貫串其間的則是劇烈的階級鬥爭。全書極大篇幅都忠實地反映出“人民對剝削與壓迫的抗議和鬥爭”。這是一部思想性很強，藝術性很高的作品，可以毫無愧色地列為我國豐饒的古典文學遺產中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以下我們先說它的故事的發展，再談它的思想性與藝術性。

一、水滸故事的發展與水滸作者

1. 南宋時，水滸已為民間流行的故事，宣和遺事所記，已有三十六人，文字雖短，事實已具規模，起於楊志等押運花石綱，而終於征方臘。宋末龔聖與作三十六人的象贊，據周密癸辛雜識引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可知道宋末，水滸故事在民間一定非常流行，那些英雄們的面貌性格，想必都很特殊，因此當日畫家如高、李之流，畫起他們的象來。曲海總目提要水滸記下說明云：“宋時畫手李嵩輩傳真其象，士大夫頗不見黜，龔聖與至為作三十六贊，可証。”龔聖與來作贊，這種情形表示出流傳民間的水滸故事，開始同文人接近了。“宣和遺事”外，宋代還有否水滸傳一類的話本，或許有，現在看不到了。到了元朝，出現了許多水滸故事的雜劇，以寫黑旋風為多，劇中人物的性格與小說頗有異同，然已奠定了人物性格基本特徵的基礎，而其人數也由三十六人變成了“三十六大漢，七十二小漢”了。

2. 水滸故事在元代雜劇里這麼流行，一定有人出來把短篇故事組織成為長篇。這一個最初寫成長篇水滸傳的人，我們相信是施耐庵。耐庵名耳，一說名子安，白駒（今江蘇興化）人，生於1296年，相傳他36歲成進士，到錢塘做過官，1370年死。他對水滸的貢獻究竟是怎樣，我們現在不能明確地說，但幾個世紀以來，他在人們心目中一直以這部巨著的作者們的代表人而受到高度的崇敬。我們信賴羣眾的選擇，承認他是水滸故事的首先和主要的加工者，因而也承認他是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之一。施氏的本子，一定用的是口語。因為宣和遺事中的水滸故事，已有濃厚的口語傾向，並且有許多用口語組成的句子。施氏決不會改用文言，這是後來的水滸傳能成為優秀作品的基礎。同時施氏所敘的故事，與宣和遺事的架子全同，“招安”以後，接着“征方臘”結束。此外，“破遼”、“平王慶、田虎”等部分都為施本所沒有而為後人加入的。

3. 除施氏以外，還有羅貫中、汪道昆、楊定見、金人瑞諸人。金人瑞即金聖嘆，他大概看見水滸傳前七十回的艺术性高，後面較差，不太相稱；同時他生在明末，眼見當時李自成所率領的农民起义軍隊的節節勝利，便覺得統治階級對於起義农民不應該以“招安”為“姑息之計”，而應該象他所寫的盧俊義夢中的雷叔夜一樣，採取“嚴刑酷法”，一網打盡，於是他腰斬水滸，只留用前七十回，其餘的全部削去，卷首另加引子，於宋江受書之後，即以盧俊義一夢結束，把相傳下來的英雄們的功業，變成淒慘的悲劇。所以他的思想是很反動的。不過金聖嘆本也有它的優

点：第一，它已經包括水滸的菁华和主要部分；第二，在文字上也是一般地比其他的版本洗炼和統一些，它在近三百年来最流行，是有原因的。就对于广大讀者來說，七十回本是适宜的，对于研究者來說，則七十回以后的部分，也仍然是必需的，所以人民出版社除了出版七十一回本（即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以外，又出版百二十回本，就是这个理由。

二、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水滸的主題是反映和歌頌了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英雄，反映了农民武装力量壮大的根源，但也反映了革命斗争和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与由这种不彻底性带来的惨痛失败的教訓。在这一总主题之下，包括四个内容：一是描写官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二是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分化；三是描写农民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四是描写了当时城市人民的生活和正义斗争。当然这是同一事物的四个方面，彼此不是分离或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

在描写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方面，封建官僚地主是残酷而阴险的，他们对于农民的压榨，对于一切人民的压榨，是非常凶恶的。在人民走投无路之时，水滸英雄树起了“揭竿而起”、“反叛朝廷”的旗帜；这面旗帜，在小说中叫“替天行道”，行什么“道”呢？行“忠义”之道。照宋江等人在梁山泊的实际行动看，则他们实行的“忠”字的实际内容是反对“滥官污吏”、反对地主恶霸，反对奸臣，以至“反叛朝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第三十九回）。他们实行“义”字的实际内容，则除了他们相互间亲如兄弟誓同生死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如“仗义疏财”，“劫富救贫”、“取不义之财”以“济困扶老”、“路见不平，拔刀而起”等等。总之，实行了反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

在反映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分化，如独龙冈的李应和祝家庄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是存在着矛盾的；而随着这个矛盾的发展，也必然会削弱地主阶级本身的力量，使梁山泊能够顺利地使封建地主武装的祝家孤立起来，加以各别击破；而李应也从地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投向革命阵营。

和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照的是描写出了被压迫人民反抗力量由小到大的成长发展过程。由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吴用智取生辰纲，武松杀死西门庆，到梁山泊人马攻打祝家庄、曾头市、出击青州、华州、高唐州，以至最后“两败童贯”、“三败高太尉”，都标志着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反抗力量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

水滸描写了城市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也反映了这种斗争和农民起义的联系。例如鲁智深拳打恶霸“镇关西”郑屠，杨志在东京卖刀杀流氓“没毛大虫”牛二，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等等，都是水滸中有名的章节，在这些章节中最深刻地描写了城市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许有人要说，这些都只是鲁智深、杨志、武松等英雄的斗争，和当时城市人民有什么关系呢？是的，这是这些英雄的斗争，但同时也正是人民群众的斗争。在封建社会，无论城市和农村，一切“滥官污吏”和一切恶霸强豪随意迫害人民，既然是普遍的事情，则人民的反抗和报仇的斗争自然也会到处发生。水滸就在鲁智深、杨志、武松等人物的身上描写了群众的斗争了。同时城市人民的这种正义斗争，在农民起义时代，当然也受着农民斗争的影响；城市中的反抗分子也只有投入农民起义才有出路，于是一切的这类反抗和报仇的斗争都会很自然地汇合到农民起义的大斗争中去。这一些水滸中也有深刻的描写。

在表现农民革命这一总的主题上，作者创造了许多勇敢而顽强的作为被压迫人民代表的英雄形象，而在这许多英雄形象中，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性格。

魯智深是一个有义气、有胆量、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英雄。他在反压迫的斗争中，是完全不为个人利益的。他碰见郑屠欺压金老父女，就打郑屠；碰见周通要强娶民女，就打周通；碰见崔道成、邱小乙欺压瓦官寺僧众，就和崔邱两人相斗；知道董超薛霸要害林冲，就一直护送林冲到沧州。他这个人物的确是一个被压迫人民所希望的打抱不平的英雄。他的性格是采取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特征而形成的。有来自下级军人的，有来自所谓江湖好汉或豪客的，而主要的是结合了中国人民性格中的纯真，爱自由、正直、豪迈、见义勇为、无私和不为物慾所困等因素而形成的。他是被压迫人民所希望的一个打抱不平者，但又不是依靠空想而创出来的“侠客”或“剑客”之类，而是靠肉体 and 正义心来斗争的最有现实性的人物。他的突出的英雄性格，自然不是普通人所企及的，但每个富有正义心的正直勇敢的具有“赤子之心”的普遍人的身上，仍都多多少少具有他的精神。

林冲这个人物，在封建社会里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在统治阶级下面当一个小军官，作禁军棍棒教头，听统治阶级的使唤，但他又不象农民阶级受着官僚地主的重重剥削。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阶级出身的影响，他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善良，有正义感，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软弱、动摇、对统治阶级有幻想。一般的说他既有知识有本领，如果上司提拔，很可能爬上统治阶级去，但倒霉时也会跌落到农民阶级来。因此，他要从自己阶级爬出来走向革命，必然要经过痛苦和一个转变过程。作者就是抓住这些本质的东西，来塑造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他依靠统治阶级走向农民革命，最初是经过环境的逼迫；然后吃了许多苦，受到锻炼；最后才成了一个坚强勇敢的革命英雄，成了人民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再如武松，为哥哥武大郎向西门庆、潘金莲复仇，为朋友施恩向蒋门神复仇，为自己向张都监、张团练等人复仇；一切复仇的行为都集中在他身上，象复仇神一样，要把一切被压迫的人的仇人都象景阳冈上的老虎一样打死。他的报仇是兇狠和彻底的。他在阳谷县知县不理他的控告，结果他“供人头设祭”。他自飞云浦奔回孟州城里来，把张都监全家人杀得一个不留，最后并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种兇狠的报复，一方面正是作者所要描写的武松性格的特征；一方面也含有充分的社会意义。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他们杀戮人民时的兇狠，比起武松报仇时的兇狠来，又何止千百倍！所谓“罪及妻孥”，所谓“满门抄斩”，所谓“诛灭九族”，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统治经常用来对付臣子和压迫人民的手段。最高统治者如此，一切有权势的人对于被压迫人民也同样的残酷。武松的报仇的兇狠和彻底，从这种社会关系上说起来，就正是被压迫人民对于兇狠的压迫者阶级的报复心理的一种反映！有了压迫者的兇狠，这才有被压迫报复的兇狠，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作者的这种描写，实在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在所有好汉中，李逵是特别绚烂光辉的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李逵可爱的地方，在于他性格的爽明犷直，鲁莽勇敢，对人态度的恳挚，对同志的忠实；在于他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特别是他那种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及对封建统治阶级顽强反抗的精神。他口口声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他的心目中，一直否认统治阶级的合法地位，一直把梁山泊起义视为是一种正义的反抗行动。寿张“乔坐衙”（七十四回）和“扯诏谤徽宗”（七十五回）两件事是他对封建统治“威权”和“正统”彻底否定精神的表现。作者在李逵性格中赋予了强烈而充沛的人民性，他本身就代表着正义，他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是正义所在。他看到宋江那样的人被绑赴法场，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他要去拼命挽救的；象罗真人那样的人，自己不问天下事，也阻止别人与闻，他是要劈死他的；象殷天锡倚仗权势，打死柴皇城，他是不肯让他活下去的；如果宋江真正掳劫了民间妇女，他就要砍倒杏黄旗，认为是不能替天行道的。他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和被压迫人民的休戚安危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水浒中，他是作为代表梁山泊反

抗运动的精神和灵魂而出現的；甚至在“招安”后，他的“反抗性兀自未除”。直到宋江在楚州下獄，“賺”他飲下藥酒，他还没有放棄反抗統治階級的意图，最后一次提議“反了罢”，“再上梁山泊”！这是何等精神！

此外，是領袖人物宋江，作者賦予他的性格确实不是單純的。作者把宋江参加革命的动机写得似乎脆弱些，特別強調他上山的被动处境，也就是說他迟迟不肯上梁山。作者又讓宋江在不少場合流露出盼望“招安”的情緒。这是“排坐次”以前和以后都可以找到具体例証的，其实作者的根本精神，是把宋江肯定为一个革命者来描写的，而并非作为一个动摇分子来描写的。我們看这种人物，應該从客观上所反映出来的人物主要精神上去看，不要被作品中結構上的某些細節所迷惑。例如前半部，使宋江怀有受招安思想，这大概是为了后半部要写受招安和受招安以后的故事的所謂伏綫。但其实，从前半部的根本精神来看，或者从前半部所已經展开的宋江的性格来看，这种伏綫只是对于后半部的故事或者有作用，而对于起义以后的宋江性格的主要方面并未起过重要的作用。宋江迟迟不肯上梁山，这一看就清楚的，只是为了拉长这一条綫索，使各个故事和許多人物可以联系起来，同时也当然为了展开宋江的性格，为了他的仁厚的一面，也为了他的“反志”由一次一次被迫坚定起来的一面。作者讓他流配到江洲，使他在潯阳楼上吟了“反詩”，經過“梁山泊好汉劫法場”和“大鬧江洲”的斗争而最后上梁山，所有这些描写和布局，对于宋江性格的展开是适宜的。在“水滸”中，可以看出，宋江是非常仁厚的，他的同情心一直是傾注在被压迫人民身上的。为了救晁盖，他不惜冒生命危險前去报信，日后梁山泊在晁盖大力领导下，武装力量迅速成长，也是和宋江当初的“私放晁天王”分不开的。其次，江湖上好汉对宋江爱戴景仰的情况是空前热烈的，石勇甚至說出“除了宋江、柴进两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的話，这种良好的羣众基础，当然是有利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对革命羣众所起的号召作用，是宋江对梁山泊最大貢獻之一。仅就这点說，也使他有足够的資格做梁山泊起义运动的領袖。

除了上面几个重要人物形象，“水滸”中还有许多写得很生动的形象，就不多說了。現在所要談的：“水滸”是怎样塑造人物形象的？

1. 用每个人的个性来丰富这革命英雄的类型。水滸的好汉都是有血性的，正直的，勇敢的，他們对斗争坚持到底，对敌友，对是非极为分明，不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如此，作者所創造这一羣英雄，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但作者創造类型时，并不曾忽略人物的个性，刚相反，作者是用每个人的个性来丰富这个类型的。个性的刻划是紧密地結合着人物的阶级职业，社会环境，通过人物的言行来体现他的思想感情，常常能够达到从本質上来雕塑人物的辉煌成就。例如同是給人以粗豪印象的魯智深与李逵，其中就有显著的不同；同是軍官，林冲、楊志、魯智深三人，也不能混为一談。山寨的領導人物，如晁盖、宋江、吳用等，也是各有各的形象。作者的創造，一方面是多样化的，一方面又是統一的。

2. 作者結合着人物的阶级职业去描写。讀者一定可以看出“水滸”英雄这种性格上的差異是和他們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經歷分不开的。茅盾先生在文艺报第十四期“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一文中指出水滸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作者“善于从阶级意識去描写人物的立行身事”，“处处扣紧了他們的阶级成分”，这話是正确的。如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后，楊令公之孙，所以一心想做官；如林冲有小资产，故虽富于正义感，但不到山穷水尽，总下不了决心。

3. 作者描写人物的又一特点，是关于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說明，作者不下按語，并且是从故事发展中逐漸完成人物性格的描写。如茅盾先生說：“林冲等三个人物出場时，除了簡短的容貌描写而外，別无一言介紹他們的身世，自然更无一言敘述他們的品性了；他們的身世和品性都是在他們的后来的行动中逐漸点明，直到他們的主要故事完了的时候，我們才全部

認清了他們的身世和性格”。這可見作者真實地掌握了人物的現實生活，所以寫出來的性格就不是抽象的概念的。

4. 作者善于利用矛盾來表現人物性格。事物的发展，是矛盾斗争的过程。在封建社会里統治階級和农民階級的矛盾是鮮明的，斗争也是尖銳的，只有抓住了矛盾來表現人物性格才能更突出。“水滸”全部英雄人物的描写，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我們以林冲故事为例。林冲故事的发展，是建筑在林冲和高俅的矛盾上，因为有了林冲和高俅的主要矛盾（因为高衙內是靠高俅的），所以形成了林冲和董超、薛霸的矛盾，林冲和陆謙、富安的矛盾，以致后来发展到林冲和王伦的矛盾。通过这一系列的矛盾，鮮明的突出的表现出人物的各种性格。作者不仅活生生的刻划出林冲的性格，而且連和林冲矛盾的反面人物，也深刻的表現出来了，我們不但清楚地看出了林冲善良、正直、富于正义感的英雄形象，而且也看見了高俅这个卑鄙、阴險、可恨的人。看出了为了討好主人，而不惜用一切卑鄙手段，出卖朋友，陷害朋友的无耻的陆謙的奴才相。

在运用語言上，水滸也是很成功的。它的語言非常形象化，也非常响亮。它所描写的人物，使讀者觉得就象自己周围的熟悉的人一样，那些人物的声音笑貌都显現在眼前，如“魯智深拳打鎮关西”：

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醬鋪：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流出来。郑屠掙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魯达罵道：“直娘賊，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将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劝？郑屠当不过，討饒。魯达嘆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今对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金堂水陆的道場：磬儿、鉦儿、鐃儿，一齐响。魯达看时，只見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沒有入的气，动弹不得。（第三回）

讀这段描写，我們面前就出現了一个紧张生动的場面，水滸作者借助于三种常見的事物——开油醬鋪、彩帛鋪和做水陆道場来比喻，通过人們的味觉、视觉和听觉的經驗，讓人們全神貫注地投进那个厮打的环境里去。这里，並沒有正面写魯达的拳头怎样硬，却从郑屠的感觉和当时在場的人的眼里，写出了魯达有力的第三拳。三拳打的位置不同，它的效果就不一样。第一拳打在鼻子上，在郑屠的感觉里，那是咸、酸、辣一齐有；第二拳打的是眼眶际眉梢，这就比第一拳来得厉害了，人們看到的是“眼稜縫裂，烏珠迸出”、“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出来；”而致命的第三拳，是打在接近神經中枢的太阳上，因此就感觉得象做水陆道場一样，“磬儿、鉦儿、鐃儿，一齐响”，进入失去知觉的状态了。在这三拳下，郑屠的反应也是不同的：第一拳打下去，他已經落在下风了，但还不服气，口里只叫打得好；第二拳已叫他受不住，所以就討起饒来；第三拳已打得他失去知觉，动弹不得了。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作者还給我們描繪出两个不同的性格：魯达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救护被迫害的金老父女，惩治欺軟怕硬的郑屠，显出他的义气来。另一方面也揭暴了恶霸郑屠的面目。而在厮打时，魯达是赤手空拳，郑屠却手拿尖刀，而最后討饒的倒是手拿尖刀的郑屠。在这一个場面中，作者极力描写魯达的英雄，也就写出郑屠的卑劣来。

这里所使用的語言是非常簡洁、响亮和形象的，不晦涩也不拗口，唸起来順暢，听起来容易懂。

优秀的文学作品常能在人物的談話中突出人物的个人特征，也就是說，能做到什么样的人說什么样的話。水滸就是这样杰出的作品。如宋江推讓卢俊义做山寨之主所引起的爭执，写得十分

精采：

卢俊义拜于地下，說道：“兄长枉自多談；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吳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員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吳用已眼視众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风李逵大喊道：“我在江州，舍身拚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来讓去做甚鳥！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受过朝廷誥命的，也只是讓哥哥，如何肯从別人？”刘唐便道：“我們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讓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讓別人？”魯智深大喊道：“若还兄长推讓別人，洒家們各自撒开！”（第六十八回）

同样是拥护宋江，不贊成卢俊义做山寨之主，但五个人各有各的口气，各有各的說法：吳用和武松是从山寨的利害出发来劝告；李逵和魯智深是发脾气；刘唐从回忆来发感慨。吳用和武松虽然同样是劝告，但吳用說得很委婉，他以“恐冷了众人之心”为理由，要宋江考虑山寨的前途，并挑动在场好汉們的情緒，要他們支持自己的意見。他的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說得很得体——从事业本身出发，也不使卢俊义感到难堪。武松补充了吳用的意見，具体地指出山寨情况，以引起宋江对这个問題的重視。他虽然没有直接冲撞卢俊义，但从“如何肯从別人”的語气中，也流露出他对推讓卢俊义为山寨之主的作法是不服气的。至于李逵喊“散火”，魯智深叫“撒开”，意义虽然相同，但他們的話，正如他們两人的性格一样，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点，他們在这次发言时都是“大叫”，說明两人都具有急躁、直率、乾脆和倔强等特点。然而，魯智深叫宋江不要“推讓”，李逵則是質問宋江“讓来讓去做甚么鳥！”魯智深仅說要“各自撒开”，李逵还要“杀将起来”后才“散火”。这正是他們性格的不同之处。至于刘唐的話是感慨成分多于憤怒的，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属于李逵、魯智深型的人，不过沒有他們表現得突出。

其他如潘金蓮罵武大的話（第二十四回），王婆夸耀西門庆豪富的話（第二十四回），薛永“收科”的話（第三十六回），白秀英索听唱錢的話（第五十一回），吳用装扮成算命人对卢俊义所說的話（第六十一回），李俊向卢俊义介紹自己并劝降的話（第六十一回），也都是水滸运用語言最精采的地方。它参用了一些簡短利落容易理解的成語或經常听到的行业語，就刻划出鮮明的社会羣众。这里有自吹“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但行为却恰恰相反的泼辣妇人（潘金蓮），有善于夸耀別人“錢过北斗，米烂陈仓”来拉攏男女关系的油嘴滑舌的老婆子（王婆），有耍槍棒卖膏藥的江湖客（薛永），有跑碼頭度曲为生的女艺人（白秀英），有卜休咎，定吉凶的术士（吳用装扮），有輕性命重义气的江湖好汉（李俊）。这些地方使用的語言是从实际生活里吸取过来而又經過提炼加工的。因此，它們就能精确地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給人以极真实的感觉。

三、水滸作品选讀

智取生辰綱（1）

水 滸

却說北京大名府（2）梁中書（3），收买了十万貫庆賀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起程。当下一日在后堂坐下，只見蔡夫人道：“相公（4），生辰綱（5）几时起程？”梁中書道：“礼物都已完备，明后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决。”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

决？”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了个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阶下道：

“你常說这个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6）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阶下那人时，却是青面兽楊志（7）。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厅，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与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抬举你处。”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点？几时起身？”梁中書道：“着落（8）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9），帳前拨十个廂禁軍（10），监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写着‘獻賀太师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个軍健（11）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託，其实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抬举你，这獻生辰綱的札子（12）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师跟前重重保你，受道敕命（13）回来。如何倒生支詞（14），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岁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沒的去处。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来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时多着軍校（15）防护送去便了。”楊志道：

“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們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时，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时，并不要車子。把礼物都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16）也点十个壯健的廂禁軍，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时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写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17）回来。”楊志道：“深謝恩相抬举。”

当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担脚（18），一面选拣軍人。次日，叫楊志来厅前依候，梁中書出厅来問道：“楊志，你几时起身？”楊志稟道：“告复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另送与府中宝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头路，特地再教妳公謝都管（19）并两个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礼物都已拴縛束完备，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担礼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众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20），又是太师府門下妳公，倘或路上与小人鬻拗起来，楊志如何敢和他爭执得？若誤了大事时，楊志那其间如何分說？”梁中書道：“这个也容易，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过，小人情愿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当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抬举你！真有見識！”随即喚老謝都管并两个虞候出来，当厅分付道“楊志提轄（21）情愿委了一紙領狀监押生辰綱——十一担金珠寶貝——赴東京太师府交割。这干系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听他言語，不可和他鬻拗。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理会。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都答应了。当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里把担仗都摆在厅前。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又将一小担財帛，共十一担，揀了十一个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儿，穿着青紗衫子，系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条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个客人模样。两个虞候假装做跟的伴当。各人都拿了条朴刀，又带几条藤条。梁中書付与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吃得饱，在厅上拜辞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担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两个虞候监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离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进发。

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楊志一心要取（22）六月十五日生

辰，只得在路上躡行。自离了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23）起身，申时便歇。那十一个厢禁軍，担子又重，无有一个稍輕，天气热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歇息。楊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条便打，逼赶要行。两个虞候虽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气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嗔道：“你两个好不曉事！这干系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这夫子，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这路上不是耍处！”那虞候道：“不是我两个要慢走，其实热了行不动，因此落后。前日只是趁早凉走，如今恁地正热里要行，正是好歹不均！”楊志道：“你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24），若不日里赶过去，誰敢五更半夜走？”两个虞候口里不言，肚中尋思：“这厮不直得便罵人！”

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条，自去赶那担子。两个虞候坐在柳蔭树下等得老都管来；两个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厮强杀只是我相公門下一个提轄！直（25）这般会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当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鬭拗’，因此我不做声。这两日也看他不得（26）。权且耐他。”两个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儿，都管自做个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当日行到申牌时分，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那十一个厢禁軍雨汗通流，都叹气吹嘘，对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来。这般火似热的天气，又挑着重担，这两日又不揀早凉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东京时，我自賞你。”那众軍汉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时，并不敢怨恨。”又过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众人起来，都要乘凉起身去。楊志跳起来嚷道：“那里去！且睡了，却理会（27）！”众軍汉道：“趁早不走，日里热时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么！”拿了藤条要打。众軍忍气吞声，只得睡了。当日直到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許投凉处歇。那十一个厢禁軍口里喃喃呐呐地怨恨，两个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听了，也不着意，心内自恼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个人没有一个不怨恨楊志。当日客店里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紅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实十分大热，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軍汉。約行了二十余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阴树下歇凉，被楊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教你早歇！”众軍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看看日色当午，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众軍汉道：“这般天气热，兀的（28）不晒杀人！”楊志喝着軍汉道：“快走！赶过前面冈子去，却再理会。”

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来。歇下担仗，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們都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軍汉道：“你便刺我七八段其实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楊志无可奈何。只見两个虞候和老都管气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树下坐下喘气。看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热了走不得。休見他罪过（29）！”楊志道：“都管，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沒的去处，地名叫做黃泥岡，間常太平时节，白日里兀自出来劫人，休道这般光景。誰敢在这里停脚！”两个虞候听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几遍了，只管把这話来惊嚇人！”老都管道：“权且教他們众人歇一歇，略过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有人家。甚么去处，敢在此歇凉！”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条，喝道：“一个不走的吃俺二十棍！”众軍汉一齐叫起来。数内（30）一个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担子，須不比你空

手走的。你端的可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辩！”杨志骂道：“这畜生不啻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条，劈脸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杨提辖，且住，你听我说！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姪公时，门下军官见过无千无万，都向我喏喏连声（31）。不是我口浅（32），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個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真得恁地逞能！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也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杨志道：“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老都管道：“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杨志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都管道：“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杨志却待要回言，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价望。杨志道：“俺说什么，兀的不是歹人来了！”撇下藤条，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来，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货！赶来看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34）；六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一个鬓边老大一搭碓砂记（35），拿着一把朴刀，见杨志赶入来，七个人齐叫一声“阿也！”都跳起来。杨志喝道：“你等是什么人？”那七人道：“你是什么人？杨志又问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颠倒问（36）！我等是小本经纪，那里有钱与你！”杨志道：“你等小本经纪，偏俺有大本钱！”那七人问道：“你端的是什么人？”杨志道：“你等且说那里来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37）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时常有贼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头自说道：“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货，只顾过冈子来。”上得冈子，当不过这热，权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待晚凉了行，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我们只怕是歹人，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杨志道：“原来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才见你们窥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来看一看。”那七个人道：“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杨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担边来。

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贼，我们去休！”杨志道：“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老都管别了脸（38）对众军道：“似你方才说时，他们都是没命的！”（39）杨志道：“不必相闹，俺只要没事便好。你们且歇了，等凉些走。”众军汉都笑了。杨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边树下坐了歇凉。

没半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唱上冈子来；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那汉子口里唱着，走上冈子来松林里头歇下担桶，坐地乘凉。众军见了，便问那汉子道：“你桶里是甚么东西？”那汉子应道：“是白酒。”众军道：“挑往那里去？”那汉子道：“挑出村里卖。”众军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道：“五贯足钱。”众军商量道：“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也解暑气。”正在那里凑钱，杨志见了喝道：“你们又做什么？”众军道：“买碗酒吃。”杨志调过朴刀桿便打，骂道：“你们不得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吃，好大胆！”众军道：“没事又来鸟乱！（40）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道：“你这村鸟（41）理会得甚么！到来只顾吃嘴！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

那挑酒的汉子看看杨志冷笑道：“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什么闹？”那挑酒的汉子道：“我自挑这酒过冈子村里卖，热了在此歇凉。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我又不曾卖与他。这个客官道我酒里有甚么蒙汗药，你道好笑么，说出这般话来？”那七个客人说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来，原来是如此。说一声也不打紧。我们正想酒来解渴，既是他

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里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什麼緊？看你不道得（42）舍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吃。”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么不緊！我們自有椰瓢（43）在這裡。”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四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吃，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吃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44），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担。”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45）我們一瓢吃。”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里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里走將出來，手里拿一個瓢，便來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里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里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唆（46）！”

那對過眾軍漢見了，心里癢起來，都待要吃。數中一個看看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我們胡乱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裡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眾軍所說，自心里也要吃得些，竟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吃，只有這一桶，胡乱教他們買些吃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里面也見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乱容他買碗吃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吃了，便起身。”眾軍健听了這話，湊了五貫錢，來買酒吃。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里有蒙汗藥在里头”眾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几聲。須不关他众人之事，胡乱賣與他众人吃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什么”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与众軍去吃。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舀吃，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众客人道：“就送這几个棗子與你們過酒。”众軍謝道：“甚么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个棗子上？”众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提轄吃一瓢。楊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吃一瓢。众軍漢一发上（47），那桶酒登時吃盡了。楊志見众人吃了無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吃一半，棗子分几个吃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48）了你半貫錢罷。”众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嘶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里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担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盖好了，叫聲“聒噪（49）！”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里只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50）：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才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后吳用去松林里取出藥來，抖在瓢里，只做走來饒他酒吃，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里，假意兜半瓢吃，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里；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

辰綱”。

原来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个人时，口角流涎，都动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51)，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这个岡子上寻个死处！”撩衣破步(52)，望着黃泥岡下便跳。……猛可(53)醒悟，拽住了脚，寻思道：“爷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54)在身，終不成这般休了？比及(55)今日尋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著时，却再理会。”回身再看那十四个人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楊志，没个挣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这廝們不听我言語，因此做将出来，連累了洒家！”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楊志叹了口气，一直下岡子去了。

【注釋】(1)智取生辰綱，这篇是从七十回本“水滸”的第十五回和第十六回節錄的。故事的背景是这样：蔡太师(蔡京)做寿，京内外官吏都向他孝敬礼物，他的女婿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書也收買了十万貫錢金珠宝貝，派提轄楊志押送东京，給老丈人慶賀生辰。当时有晁盖、吳用等七条好汉預先得这个消息，便定下計策，扮作販賣的客人，另外找了一个閑漢白勝，扮作賣酒的，共同布置圈套，劫取生辰綱。

(2)北京大名府，大名府，在今河北省南部。府城即今大名縣。北宋时称为北京。

(3)梁中書，名世傑，是北京大名府的留守司，兼管軍民政務。“中書”即“中書令”，是他的官銜，“留守司”是他的实职。

(4)相公，对宰相的尊称。梁世傑帶中書令銜，中書令等于宰相，所以人也称他“相公”。

(5)生辰綱，指寿礼運輸隊。唐朝中年，管理江河運輸的人，把每十只船編为一綱，叫“綱法”。后来凡是轉運大批貨物，需要編排車馬船只的，都叫做“綱”。

(6)委紙領狀，具立一張領物(負責領運礼物)的文書。

(7)青面獸楊志，楊志的脸上有一塊大青記，人又勇武，所以人家給他加上这个綽号。

(8)落落即落令的轉語。

(9)太平車子，宋时东京搬运貨物的大車。拉貨时，車前可列驢騾二十余头。

(10)廂禁軍，宋时的軍制：保衛京城的軍隊叫“禁軍”，諸州警备用的叫“廂軍”。后来，禁軍也有發往各州、路的，廂軍也有調京拱衛的。于是各州、路的防軍就混称“廂禁軍”。

(11)軍健，兵士。

(12)札子，書信或官文書。

(13)受道救命，得个官爵。道，犹言“一紙”。“救命”，是君主委任官职的命令。

(14)支詞，託詞。

(15)軍校，兵士。

(16)行貨，貨物。行音航。

(17)誥命，也是君主委任官职的命令。

(18)打拴担脚，收拾担綁担子。

(19)妳公謝都管，謝都管，是蔡夫人的乳母的丈夫，所以尊称为“妳公”。他原是“太师府門下的妳公”，当时在梁府总管雜务和仆役，所以又称“都管”。妳同奶。

(20)夫人行的人，蔡夫人边的人。行音航。

(21)提轄，管理訓練兵士、捉拿盜賊的軍官。

(22)取，赶。

(23)辰牌，辰时。古代司时，每用銅壺滴漏之法，其报时用“漏箭”和“时牌”之类，故言辰牌。

(24)趑趄去处，不好走的地方。

- (25) 直，竟。
- (26) 看他不得，看不慣他那樣子，
- (27) 且睡了，却理会，暫且睡了，再說。
- (28) 兀的，這。
- (29) 休見他罪過，不要責罰他。
- (30) 數內，其中。
- (31) 喏喏連聲，不斷地拱手打招呼。古時人見而拱手，嘴裏說“喏”，表示敬意。
- (32) 口淺，直言。
- (33) 遭死的，犯了死罪的（指楊志以前失陷花石綱的事）。
- (34) 江州車兒，江州式的車輛。江州，在今江西九江縣。
- (35) 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指赤髮鬼劉唐。
- (36) 你顛倒問，你倒反問我。
- (37) 濠州，在今安徽鳳陽縣境。
- (38) 別了臉，背轉了臉孔。
- (39) 似你方才觀時，他們都是沒命的。老都管這話，不是對眾人，而是對楊志說的。
- (40) 鳥亂，隨搞亂，鳥，都了切。罵人的話。
- (41) 村鳥，蠢貨。
- (42) 不道的，不到的，猶云不至于。
- (43) 椰瓢，用椰子壳制成的瓢兒。
- (44) 一了不說价，向來不講价。
- (45) 饒，添。
- (46) 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唆，有頭有臉的人也這樣打麻煩。戴頭認臉，是体面的意思。
- (47) 一發上，一齊拥上來。
- (48) 饒，讓。
- (49) 聒噪，打擾。
- (50) 我且問你，這是作者問讀者的話。
- (51) 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不爭，不打緊，你搶了生辰綱去不打緊。
- (52) 破步，迈开大步。
- (53) 猛可，忽然。
- (54) 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搥、十四叉、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 (55) 比及，若使。

五、大鬧野猪林（1）

水滸（2）

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3）里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里酒保來說：“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个人，头戴頂万字头巾（4），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5）；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来

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開了底腳（6），“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里。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說“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里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7）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8）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9）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并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10）？倘有些兜搭（11），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听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拣怎的（12）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霸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13），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表証。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誤。”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個人又吃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

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14），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15），便來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得出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薛、董二人帶林冲到客店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了飯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疮却發；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余的路，你這般樣走，几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里折了些便宜，前日方才吃棒，棒疮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担待一步（16）。”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听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吶吶的，口里埋怨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這個魔頭（17）！”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里來。得到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里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买些酒肉，籩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碍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里。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你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里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泼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

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暈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耳朵（18）并索儿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旧草鞋穿，那里去討？沒奈

何，只得把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过酒錢，两个公人帶了林冲出店，都是五更天气。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将起来！”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岂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搀着林冲，只得又挨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动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恶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东京（19）去滄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錢与公人，帶到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汉。今日，这两个公人帶林冲奔入这林子里来。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里歇一歇。”

三个人奔到里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树根头。林冲叫声：“啊也！”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来，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树边，略略閉得眼，从地下叫将起来。林冲道：“上下，做甚么？”董超、薛霸道：“俺两个正要睡一睡，这里又无关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个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紧紧的縛在树上，同董超两个跳将起来，轉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候传着高太尉鈞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几日，也是死数！只今日就这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細看，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泪如雨下，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么閑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

說时迟，那时快，（20）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見松树背后，雷鳴也似一声，那条鉄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21）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領皂布直裰（22），跨一口戒刀，提着禅杖，輪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方才閃开眼看时，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弹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

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救你。打听你断配（23）滄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見，却听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来請两个公人，說道‘店里一位富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見这两个撮鳥（24）帶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歇。夜間，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时俺要杀这两个撮鳥，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这厮們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門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鳥。他到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林冲劝道：“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魯智深喝道：“你这两个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两个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喝道：“你这两个撮鳥，快搀兄弟，都跟洒家来，”提了禅杖先走。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头救俺两个”！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掙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来。

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来坐下，喚酒保买五七斤肉，打两角酒来吃，回（25）些麵来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来篩。两个公人道：“不敢拜

問，師父在那個寺里住持（26）？”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擡著那廝，教他吃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里敢開口，吃了些酒肉，收拾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沖問道：“師兄今往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听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坏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

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沖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怀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肉將息林沖。那兩個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听得大相國寺菜园廝宇（27）里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舍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干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

話休絮繁。董超、薛霸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听得實了，就松林里少歇。智深對林沖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沖道：“師兄回去，泰山（28）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沖，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么？”二人答道：“小人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來，半晌縮不入去。林沖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沖道：“這個值得甚么；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才得知是實。

【注釋】（1）大開野猪林：這篇是從七十回本“水滸”第七回和第八回中節錄的，以前的情節是這樣：林沖在東京做八十万禁軍教頭——一個武官。他的上司太尉高俅的干兒子高衙內看上了他的妻子，一心想霸佔她。幫兇陸虞候、富安獻計謀害林沖，使高衙內能得到他的妻子。他們計使林沖買了寶刀，再傳高俅的命令，說要看看那把寶刀。林沖奉令帶着寶刀到高俅府中，却被他們誣為“行刺”，把他發配滄州。本篇就是從發配開始寫起的。

（2）水滸是我國著名的章回小說之一，版本有好幾種，除了近三百年來最流行的七十回本以外，尚有百回本、百十五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等。作者是元朝人施耐庵，雖然有人認為施耐庵這個名字恐是後人依託，有人認為“水滸傳”當為羅貫中所作。特別是胡適以為水滸當產生在明朝中葉，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這種看法，就完全歪曲了這部文學巨著的时代背景。不知道“水滸”的產生與元朝末年的農民起義有着血肉的关系，施耐庵這個作者，一生經歷了元朝末年尖銳激烈的階級斗争，所以“水滸”為施耐庵的創作是不可懷疑的。雖然在施耐庵以前的很長時期中，在民間藝人和文藝作家裏面，已經流傳了和創造了关于水滸的許多丰富的故事；在施耐庵創作的时候，也得力于羅貫中或其他門人的幫助，在施耐庵以後，又有些人对于水滸曾經進行了加工的工作；但是人們總要來把這部偉大作品的作者的名字歸于施耐庵，不是沒有道理的。